

壹、前言

從1980年代起，世界經濟發生關鍵性的變化，許多國家融合於日趨緊密的全球經濟體系中。此種發展涉及許多因素，但資本主義扮演關鍵角色。就如 Wallerstein (2004) 所言，世界體系的運作與資本利益存在密切連結，所以資本家致力於此一體系的擴張，以獲取更多的利益，因此，日益擴大的全球化經濟體系規模自然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，這也顯示出，世界體系的運作深受資本主義的支配，或者可說，欠缺資本主義 (capitalism)，世界體系便難以運作。然而，社會制度的運作仰賴於社會成員對特定價值觀的接納與支持，此種支持才足以擴張特定系統規模或影響力 (Meyer, 1977)。由此而言，資本主義並非直接作用於全球化經濟體系，而是透過建構相關的信念，以使更多國家信服此一體系的功能，進而驅使他們產生支持行動 (Giddens, 2002; Robertson, Bonal, & Dale, 2006)。在此種建構歷程中，美國往往扮演更積極與關鍵角色，其策略是藉由區域性或全球性組織，對外輸出相關的價值信念 (Berberoglu, 2003; Rizvi & Lingard, 2006; Stiglitz, 2002)。具體而言，美國強力傳輸新自由主義 (neo-liberalism) 的思維，其要點是結合自由市場機能與政府權威，以建立自由經濟市場。亦即一方面強調社會成員的理性化選擇所形成的自由市場競爭機能，另一方面運用政府權威掃除阻礙自由市場的限制 (Olssen, Codd, & O'Neill, 2004)。新自由主義者進一步主張將市場效能法則運用於公部門，以改善效能不彰的問題，因而產生公共管理主義 (public managerialism) 或新管理主義 (new managerialism) 的觀念，亦即以私部門的企業主義法則經營公部門，其核心要點是效能 (Lingard, 2000)。要達成此種目標的有效策略是權力下放 (devolution)，以使公部門各單位能自行負責，彼此競爭，進而提升自身的效能與結果 (Apple, 2000; Ball, 2006; Torres, 2006)。顯然，此種市場邏輯提供資本利益介入教育的正當化平臺，因而產生學術資本主義 (academic

capitalism) 的現象，致使可能產生教育私有化甚至商品化的現象，此種情境可能使學校屈從於商業法則與利益目標 (Bok, 2003; Currie, 2004; Rhoades & Slaughter, 2006)。無論企業主義、公共管理主義或是學術資本主義皆共同著重於市場邏輯，亦即認可自由市場的競爭機能足以提升效能與確保服務品質，透過這些概念的傳輸，此種邏輯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，因而改變教育功能的定義。特別是全球化、國際競爭力、人力資本與教育產生線性連結之後，學校更須契合市場需求。當市場邏輯轉變為強而有力的社會論述 (social discourse) 時，社會價值觀隨之改變，因而效能原則足以重塑國家角色，並改變教育的運作模式及學校的內部文化。

基本上，新自由主義者聲稱，自由競爭機制可提升效能，並確保品質，然而就如Lukács (1971) 所言，任何宏偉理論價值必須有實踐性，亦即不能停留於假定層面，須從結果端的成效以檢驗其假定。因此本研究據以評論新自由主義的思維，以及臺灣採取此種取向的高等教育政策之影響，探討新自由主義、公共管理主義，及臺灣高等教育政策之間的關聯性。

貳、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經濟體系

當前社會已邁入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階段，此一體系迫使許多國家融合成緊密連結的經濟體，因而對其社會成員產生極大的影響。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發展涉及複雜因素，其中包含新自由主義、國際局勢、美國帝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輸出、企業競爭型態、網路科技與國際金融市場等。

一、新自由主義

影響全球化經濟體系發展的關鍵成因是新自由主義，其內涵不同於以往由A. Smith建立的古典自由主義 (classic liberalism)，其要點是理性思維使消費者能做出最有利於本身的消費判斷，此種理性選擇產生自由市場的競爭機能，個別公司為求生存便須提供更佳品質的產品與服務，所以此種競爭機